

回首來時路 感恩心中起

釋會藏

福嚴佛學院第九屆

幾年前的今天，「導師」、「福嚴」在腦海中是很陌生的名詞，然而現今卻是自己學佛以來思想的啟蒙者。

記得第一次來福嚴時，大殿莊嚴的氣氛、早上的叩鐘、建築的清雅樸素，還有插班考第一節考試卷中的題目：請翻譯「有海無邊際，世間多憂苦，流轉起還沒，何處是依怙，…三寶最吉祥。」沒有佛學底子的我，以為是在測驗古文能力，依照自己的意思亂翻一通，回想起來真是好笑！但也因這樣的因緣進入福嚴，並得以窺探印順導師的思想，更是個人一生的轉捩點。

想一想在福嚴的幾年間，隨著僧團的運作，不知不覺中有些事情好像是理所當然，但有時靜下來想一想，自己隨之改變了多少？又受了什麼影響呢？以下就分享幾點自己改變的原因。

一、

因為是從社會上直接來福嚴就讀初級部，從未親近過法師，也不曾參與道場的活動，所以由在家的習氣進入僧團的生活，表面上是與同學過著相同的生活，實際上內心是有許多的疑惑。例如：有人說導師是個學問僧，以及有一次同樣是居士身份的同學說曾聽到導師在嘆氣，好像是對於老病很苦的樣子；又在導師的著作《平凡的一生》中看到導師說他一生常病，這與我原本認為僧人應常入定，定力深才算有修行的想法，是有出入的。後來，擔任導師侍者後才慢慢發覺導師的行、住、坐、臥是那麼安詳自在，再反省自己的身、口、意，又在《佛法概論》導師的自序中看到這樣的一段話：「佛法流行於人間，可能作為有條理，有系統的說明，使他學術化；但佛法的本質，決非抽象的概念而已，決不以說明為目的。佛法的『正解』也決非離開『信』

『戒』而可以成就的。」才解開了這些疑惑。

二、

從初級部一下開始上《成佛之道》的課程，當時已上過「五乘共法」，沒基礎的我，跟著大家的腳步感覺非常吃力，每到考試只有請同學惡補並死背；但經過這樣不知覺中奠定了基礎，往後閱讀其他經論時，能從心中湧出許多喜悅！原來，這些在《成佛之道》都曾看過。

三、

在過去的我有一個強烈的習氣，對於有好感的人就與他很好，但是稍不如我意就起瞋心，從很好而變成形同陌路。後來在閱讀《學佛三要》的「菩提心修習前提」一節談到作平等想與成悅意想，讓我受益很多。

（一）作平等想

「對一切的眾生，應該存平等無差別想。這不但從『皆有佛性』的觀點說，即在當前所見到的男女老幼，各色各樣的人物，賢愚良莠，以及怨親等等，原都彼此彼此，沒有什麼兩樣。現在之所以差別，只是一時的因緣不同而已。若放眼從累生歷劫去看，那麼一切眾生，誰不曾做過我的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親友？若說有恩，個個於我有恩；若說有怨，個個於我有怨，還有什麼恩怨親疏可分別？再就智愚良莠來說，人人有聰明的時候，也有愚癡的時候；聰明的可能變愚癡，愚癡也可能轉聰明。最壞的人，也曾做過許多好事，而且不會永遠壞；好人，也曾做過許多惡事，將來也不一定好。如此反復思索，所謂怨親、賢愚、良莠，這許多差別概念，自然就會漸淡，以至完全泯滅。…從這意義說，個個賢愚一樣，人人怨親平等，不必驕傲，不必自卑，也不必為目前一點恩怨而生愛著或憎惡。如此保持著平衡安靜的心境。依佛教的術語說是『捨心』。捨心一旦修成，偏私的怨親意識便不復存在，對任何人都不會愛得發癡，發狂，也不會恨到入骨。」

（二）成悅意想

「修習菩提心，最基本的先決條件，是打破我們根深蒂固的差別觀念，

讓自己與眾生一體同觀，沒有瞋恨，沒有愛念，可又不能漠不相關。換句話說，不但應於一切眾生作無分別想，而且還要對一切眾生發生深刻而良好的印象，和諧而親切的感情。但這不是私愛，是不帶染著的欣悅心境，佛法稱為『喜心』。…所以修習菩提心，既須等視一切眾生，養成一視同仁的心境；又要能夠關切一切眾生，心中養成一團和氣，一片生機。」從這裏才真正了解到有愛必有恨，愛與恨似為極端相反的兩種心理，其實只是人類同一煩惱的二面性。而修習菩提心，卻是先要離去這染著煩惱，才能真正往菩提大道而行。

四、

在僧團中有來自不同地方的人，有不同的習性。在就讀初級部時，每次的大班會，我們幾位居士同學總是覺得不耐煩，怎麼這麼簡單的事情也要表決，弄得這麼複雜（心裏想，如果照我的意思做就可以了）。初級部畢業後，擔任職事法師時，有一次提出一個自己想了好久的案子，卻在院務會議討論時被否決，頓時內心感到很難過。後來，在閱讀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情愛的活動形態〉一節中談到「我愛」與「我所愛」，才恍然大悟！就像導師所說：「如燈以炷燄為中心，向外放射光明，使一切外物籠罩於光明中一樣。有情愛著自體，於是對關聯自體的環境也愛著。如在家庭中，即認為我的家庭而愛著；我的身體，我的衣物，我的事業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國家，我的名譽，我的意見等愛著。」就因為愛自我，而愛我有關的一切，並且希望從屬於我。然而不知我所關涉的愈多，自我所受的牽制愈甚。想佔有外界以完成自我，結果反成為外界的奴隸。

五、

初來福嚴時，有幾次午覺起來，常自己問自己是在那裏？睡夢中總是圍繞過去的種種，與同學談到過去，時常眉飛色舞而不自知。後來，看到導師在《佛法概論》「情愛的活動形態」一節的內容說到：「有情的繫縛不自在以情愛為他的特性。如能靜心的省察，不難深切的體味出來。有情的愛著，必然表現於時間中。一切存在，必現為時間相；時間有前後兩端，依前後兩

端而安立現在。…有情由於情愛的特性，所以對過去總是戀戀不捨，隨時執著。此顧戀過去，不是一般的記憶，而是戀戀不捨，難以放下的。對未來，卻另是一樣，即時向前追求，總覺得未來是怎樣的好；總是不滿於固有而要求新的，並且是無限的欲求。…有情老是在這戀戀不捨的顧念，躍躍欲試的前進中。過去本有許多值不得留戀的，但有情每故意忘卻，常懷念舊有的喜樂光榮，總覺得過去值得留戀。對於前途，雖不一定就是光明，光明也逃不了消逝的命運；但又覺得是好的，有希望的。這是有情的必然傾向，誰也不能否認。」那時才驚醒！原來自己一直在這樣的情執中！

在福嚴的四年多以來，雖然沒有像同學一樣閱讀很多的經論，但對於初學佛的我而言，閱讀導師的著作卻常有法喜充滿的感覺，好像是他每天在我們的身邊，看出我們的習氣毛病，而且又教導我們改過的方法。我常想，假如今生沒有聽聞佛法，沒有來福嚴，我可以自己領悟這些道理嗎？雖然所思惟與所作的還不能完全一致，但在菩提大道上總算邁開正確的第一步。